

大雷雨

人物

沙魏爾·波洛闊費維奇·提郭威

一個商人，一個城中有名的人

鮑里斯·庫里郭里推奇

他的姪子，一個青年，受過高等教育。

卡彭諾芙太太

一個富商婦，已寡。

奇江，她的兒子。

卡特麗娜 他的妻子。

瓦西里·奇江的妹妹。

力金 一個小商人，

個自修出來的機器匠，最發明自動鐘。

庫得略西 一個青年，提郭威的會計員。

葛布金 一個小商人。

12/11/1846/06

菲克露薩 一個進香的女人

格拉沙 卡彭諾美家的一個女傭人

個貴婦人 七十歲，半截半頭，有兩個僕人跟着她。

幾個男女數人

所有的人物都穿俄羅斯服裝，除了鮑里斯以外。

事實發生在迦連諾夫城裏，伏爾加河邊，夏天。第三幕和第四幕相隔十天。

第一幕

伏爾加河邊的高岸下的一所公園。河對面有鄉村的景色。舞台上有一兩張遊藝椅和幾株灌木。

第一場

（庫力金坐在一張遊椅上，凝望着河流。庫得略西和莎布金正散步。）

庫力金（唱）「在山谷中，在高原上——」（他停住不唱）奇妙；我說道

兒真奇妙？

庫得略西！哦，我看伏爾加河看了五十多年，可是我老看不厭。

庫得略西 你怎麼說？

庫力金 這兒的風景妙極了！美極了！我一看到它的時候，我的心就要跳了。

庫得略西 真的嗎？

庫力金 精神愉快得很，怎麼能說不真的嗎！你因為常看這個風景的緣故，所以

你感不到什麼了，要不能，你不懂得大自然有多麼的美麗。

庫得略西 哦，以你這種有經驗的眼光，你還是仍被其間的一個古怪的人，一個化屋

家。

庫力金 一個過客，一個有經驗的過客。

庫得略西 這還不是一樣的嗎。(稍停)

庫力金 (扭住膀邊) 庫得略西，你瞧，誰在那兒揮動他的手臂？

庫得略西 誰？那是從那裏在那兒罵他的姪子。

庫力金 在那兒罵人！

庫得略西 在他看起來，那兒不好罵人。他誰都不怕！鮑里斯已經落在他的手裏，所以只好受他的虐待。

莎布金 像提那這樣愛罵人的簡直少見。他老是慨然無故地罵人，

庫得略西 他簡直是一個大混蛋！

莎布金 卡彭諾芙太太也不是一個好東西。

庫得略西 可是，無論如何，她還會裝出一付慈悲的樣子來，至於這個老傢伙，就

像斷了鎖練似地亂亂撞。

莎布金 沒有人敢拾他，所以他才敢這樣地放肆。

庫得略西 在我們這兒，像我這樣的青年太少了，要不然，他才不敢這樣輕舉妄動呢。

莎布金 你有什麼辦法？

庫得略西 好好兒嚇唬他一頓。

莎布金 怎麼樣嚇唬呢？

庫得略西 在一條小街上，我們四五個人把他圍住，開誠佈公地跟他講一個明白，那他就會像棉花似地軟下去。而且他決不會告訴人家說他吃了我們的小虧，以後他就會留心一點兒他的行動了。

莎布金 那他就會把你送去當兵。

庫得略西 他想想，但是他並沒有惡，所以這是不重要的。他不會送我去，因為他知道我決不肯把我的性命白白送掉。你們見他怕，我可是知道跟他怎麼辯談。

莎布金 不見得吧？

庫得略西 怎麼不見得？大家都以爲我是一個粗面的人，然而他爲什麼要把我留

住呢？因爲他提議娶我。總之，我不怕他——可得讓他來怕我！

莎布金 那麼他不罵你？

庫得略西 怎麼不罵！他不罵人是活不下的。可是我不讓他罵下去，他說我一句

句，我可要還他十句；他沒有話可說，只好走開。不，我決不在他面前

前再低頭了。

庫力金 你難道要學他的樣兒嗎！還是忍耐一下吧。

庫得略西 咄，如果你有這聰明話，那你還是先去教他客氣一點兒，然後再來

教訓我們！可惜他的女兒都是小姑娘，不然的話——

莎布金 那麼怎麼樣？

庫得略西 巴結巴結他！我是一個出膀子的老手！

（提郭童和鮑里斯走來，庫力金脫帽。）

涉布金（對庫得略西）：我們避開一下吧；回頭他又耍噱頭了。（他們退場）

第二場

（人物同前。提郭童和鮑里斯。）

提郭童：你又到這兒來玩兒嗎？你這副懶惰的傢伙，你給我滾吧！

鮑里斯：今兒是斷頭，在家裏有什麼事情做呢？不！不！不！我回國去辦點事，回來再

提郭童：你要是想找事情做的話，什麼事情不好做？我屢次對你說：「你不要打擾

我。」我的話你老不聽。難道你沒有地方去嗎？我走到那兒，你也走到那兒。

呸，你這個討厭的傢伙！幹哪你像一根木頭似地站在那兒？我是不是在跟你說

話？

鮑里斯：我正在聽着哩。你還要我怎樣？

提郭意：（望着鮑里斯）你滾吧！你這個壞蛋，我不要跟你說話。（走開）老是妨

礙我！呸！（他吐着一聲地退場。）

第三場

（庫力金，鮑里斯，庫得略西，和莎布金。）

庫力金：先生，你到底跟他做什麼？我們簡直不明白。你願意換他的馬，同他在

塊兒過活嗎？

鮑里斯：庫力金，我怎麼會願意呢！我是沒有辦法。

庫力金：先生，為什麼會沒有辦法？先生，把你的事情對我們說一說，好不好？

鮑里斯：為什麼不可以說呢。你們知道我的祖母昂費薩·梅格洛美娜嗎？

庫力金：哦，當然知道。

庫得略西：當然知道。（他向鮑里斯）

鮑里斯 因為我的父親跟一個門第高貴的女子結婚，所以我的祖母就不喜歡他。

爲了這個關係，我的父母就搬到莫斯科去住。母親常常說，她就沒有辦法跟父親的一家人在一塊住上三天；他們對待她似乎很殘暴。

庫力金 實在是殘暴！這是不用說。要習慣這樣的情形非學忍耐不可。

鮑里斯 我們的父母在莫斯科給我們受良好的教育；他們爲了我們，不惜犧牲一切。他們送我到商業專門學校去，送我的妹妹到寄宿學校去，但是他們忽然害霍亂病死了，我們兄妹兩個人就成了孤兒。後來我們聽見說，這邊的祖母死了，曾經留下遺囑，吩咐我的叔父，等我們到了歲年的時候，把一部分財產分給我們，但是有一個條件。

庫力金 什麼條件，先生？

鮑里斯 這個條件就是，要我們尊敬他。

庫力金 那意思就是說你決不會看到這筆遺產。

鮑里斯 庫力金，還不懂這樣呢！最初他磨折我們；隨他的心意多方辱罵我們；罵完了以後，有時候給我們一點兒東西，可是有時候什麼也不給。他還要說，這是他的恩惠，並不是我們應當得的。

庫德略西 這兒的商人向來都是這麼辦的。就是你拿錢了出，有什麼人能夠禁止他說你不尊敬呢？

鮑里斯 咳，不錯。就是現在，有時候他還要說：「我自己也有兒女，為什麼我要把金錢送給別人的女兒呢？這樣一來，那我可要傾家蕩產了。」

庫力金 先生，這樣說起來，你的情形是很不好的。

鮑里斯 如果我只有一個人的話，那還不要緊！我可以拋棄一切，離開這兒，但是我可憐我的妹妹。我的叔父還打算把她接到這邊來，但是我的母親的親屬不答應；他們不信她脫離病了。要是她到這兒來，過的生活會怎麼樣。想起來還是可怕的。

庫德略西 這兒的商人向來都是這麼辦的。就是你拿錢了出，有什麼人能夠禁止他說你不尊敬呢？

庫得略西 當然。他們還懂得什麼禮貌嗎？

庫力金 你在家裏的地位怎麼樣？

鮑里斯 有什麼地位。他說：「你住在我家裏，我要你做什麼，我會算工錢給你。」

「這意思就是說一年裏邊，隨他的高興給我幾個錢就是了。」

庫得略西 這是他的脾氣。我們誰也不敢對他提起工錢，要不然，他就要大發雷霆。

而海馬我們。他說：「你知道我在想什麼呀？你又看不到我的心肝。也許我高

興起來，一下子給你五十塊錢。」你去跟他講一講看！他十輩子也不會有一次

這樣的高興。

庫力金 先生，那怎麼辦呢？無論如何，你得想一個方法討一討他的高興。

鮑里斯 庫力金，這是個很困難的，這件事情節簡直辦不到。就是他自己的兒女還討

不到他的一點兒喜歡；更不用說到我了！

庫得略西 他一輩子過的都是些陰險關頭日子，他聰明到知道怎麼討人歡心。他

於銀錢的問題，算起帳來不精人是算不成的。只要他肯平心靜氣的話，有的人情願自己吃虧。要是誰在早上惹他生氣來的話，那簡直是大禍臨頭了！那他在一天當中，碰到誰就罵誰。

鮑里斯 每天早晨，我的燈母都流着眼淚對每個人這樣懇求着說：「我的朋友，求你別惹他生氣！我的好寶貝，求你別惹他生氣！」

庫得略西 但是你有什麼辦法呢！要他到市場上去，那才算完結了。所有的農民他都罵。就是他們虧本把東西賣給他，他還是非罵不可。他整天這樣胡鬧。

莎布金 總而言之：他是一個暴燥的傢伙！

庫得略西 一個非常暴燥的傢伙！

鮑里斯 如果他碰見比他更兇的人惹得他冒火兒的時候，那可真不得了：全家的人都倒霉透了！

庫得略西 哦，有一次在伏爾加河的渡船上，一個軍官把他大罵了一頓，真夠有

趣。那個軍官幹得痛快極了。

鮑里斯 可是家裏的人怎麼樣？足足有兩個禮拜，每個人都躲到閣樓裏或是放東西的屋子裏去。

庫力金 怎麼啦？他們做完，燒燬嗎？

（幾個人在背景上走過。）

庫得賈西 莎布令，我們去玩兒吧。在監獄有什麼意思？（他們鞠躬退場）

鮑里斯 哦，庫力金，我在這兒度過。據說這兒的生活我就過不慣。每個人都用

冷眼看我，好像我妨礙他們，打擾他們似的。我不知道這個地方的生活習慣。

我知道這是我們俄羅斯的鄉土的生活習慣，但是我總覺得這些習慣合不來。

庫力金 先生，你跟這些習慣是永遠合不來的。

所 爲什麼？

先生，我們這裏的生活是很艱苦的，很艱苦的！在你們城裏的人看起來，

先生，你所看到的只是現象和表面。我們就沒有辦法打破這個束縛我們的圈子，先生；我們盡力做活，我們也找不到一口飽飯吃。可是，先生，有錢的人把銅入當作奴隸，利用窮人那不菲錢的勞力去榨取更多的金錢。你知道你的叔父提郭意怎麼樣回答市長嗎？有許多農民到市長那里去控告，說他不把他們的工錢付清。市長就對你的叔父說，「喂，提郭意，你把農民的工錢通通付清吧！每天他們都到我這兒來控告你。」你叔叔就拍拍市長的肩膀說，「市長，我們那兒有功夫去管這樣的閒事？每年我雇用的人很多；那要麼你賠，如果減少給每個人一毛錢，那麼我就可以買到好幾塊錢了：這對我多要好呢！」先生，你看這個情形！先生！兩人相繼彼此又是怎麼對待的！他們破壞彼此的營生，不僅是為了貪心，而且是為了妒忌。他們互相殘殺；他們把那些喝得爛醉的公務人員引到他們的高大的莊宅裏去，像這種的公務人員都是不顧臉面的。他們完全沒有人性。只要給他們一點兒賄賂，那班傢伙就會在狀子上，把

孤意的罪名。加到他們仿照成規定的身主去。然後，他倆彼此打起官司來了。張先生，痛苦就沒有了結動時候。他到在這兒打官司來算，他們還要把這個案件移到省城的法院裏去；那邊，有一批公務人員正在快快活活地搓着手，等着他們。一故事是很快可以說完的，相當於是長久都打不完的。——他們不斷地打下去，他們不斷地拖延下去，他們只裏面打下去，他們就覺得快活。他們所要做的就是這個。有的人還這樣說：『我用十塊錢，他也得用一塊錢了。』我打贏把票，這些事情做一首詩。

鮑里斯 你知道怎麼樣做詩嗎？

庫力金 先生，我不過按着老調子做罷了。我讀過許多羅芒諾夫和特莎文的詩。

——羅芒諾夫去後，他到這兒，他像我們一樣，是一個平民階級的人。

鮑里斯 你應當把這首詩寫出來，這是很有趣的。

庫力金 先生，我怎麼能夠寫出來呢？那他們會把我吞下去，他們會把我活活吃下去。先生，就是現在我這樣說一說，也就叫他夠受的了；但是我不能不說。我愛說話！先生，我本來想說他們的家庭生活告訴你，但是以後再說吧。這件事是值得說一說的。

（菲克露薩同另外一個女人登場。）

菲克露薩 好看極了，啊，好看極了！真是美極了！怎麼樣說好呢！你們簡直是住在天堂上，這兒的商人又都是一些敬神的人。他們有許多的美德，他們都樂於好施。哦，我真滿意，滿意得不得了！他們這樣施捨我們，他們一定會有好報的！尤其是卡彭諾美家裏。（退場）

鮑里斯 卡彭諾美家裏嗎？

庫力金 先生，卡彭諾美是一個假慈悲的老太婆！她肯施捨叫化子，但是她對她的家庭可刻薄極了。（稍停）哦，先生，要是我能夠證明一句自勵的話，那

雨 雷 大

多好啊！

鮑里斯 那麼你怎麼辦呢？

庫力金 怎麼樣呢，先生？哦，英國人會出一百萬買我的專利權，那我就要把這筆

錢用在社會事業上頭去。工人階級需要工役；他們有手做工，可是沒有工做。

鮑里斯 你希望發明自動鐘嗎？

庫力金 當然，先生！現在我只要一筆做鐘型的錢就底了！先生，再會！（退場）

第四場

（鮑里斯一個人。）

鮑里斯 要是把他的錢打發的話，那不就叫他去可憐了！他真是一個好人！他對

自己的夢想感到憂慮，但是我決定了要把我的青春消磨在這個狹窄的地方。我

完全像死人一樣，可是我的腦子裏還有一個殘念頭。哦，還有什麼用處？誰